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322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笔耕不辍耄耋翁

□盐城王川

人生七十古来稀,他过了八十还在不停地写作。这位耄耋老翁便是盐城市盐都区的王洪武,83岁的他,至今每年在各级媒体上发稿。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原盐城县广播站以及省市广播电台在播送地方新闻时,经常听到播音员清晰地播出“王洪武报道”五个字。

王洪武年纪不大的时候就在盐都区大纵湖乡村工作,为各级电台、报刊写稿,后来成为乡镇通讯员、乡镇党委秘书。那时候,地方报刊少,宣传地方新闻时,各家各户的小喇叭便成了主阵地。县广播站以及省市的广播电台,仿佛是乡村生活的一扇窗。每当晨曦初露或夜幕低垂,那熟悉而温暖的声音便穿透了田野的宁静,穿越了岁月的尘埃,将外界的风云变幻、喜怒哀乐细细道来。

在王洪武的笔下,西乡不再是地图上冷冰冰的坐标,而是充满了生命与灵魂的诗篇。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节日庆典的欢声笑语、邻里之间的温情互助……都被他细腻捕捉;农村新人新事、新风尚新风貌,特别是农业经济、多种经营、乡镇工业发展的点点滴滴,他都及时地转告给农民。

出于对乡村广播的钟情,王洪武在乡里做秘书期间,立志打造好乡自办广播节目这一品牌,招聘了专职编辑、播音员。他带头写稿组

稿,举办机关单位和村组通讯员学习班,发动大家写稿。乡广播站辟有“本乡新闻”“政策法规”“农技讲座”“村头漫话”“经验介绍”等栏目,还变换着录制了一些乡亲们喜闻乐见的戏剧歌曲以及乡土文艺节目,播得像模像样,别具风味。

在那个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王洪武的报道贴近民生、关注时代。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新闻工作者应有的职业操守与人文情怀。在王洪武的影响下,西乡涌现了一批又一批年轻优秀的新闻与文学爱好者,他们用自己的笔触书写新时代的盐都故事、西乡风情。

岁月流转,时光荏苒。随着科技的进步与新媒体的崛起,乡村广播逐渐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退休之后,王洪武笔耕不辍,继续记录着乡村发展新变化。他用回忆的笔触,讲述那些关于土地、关于汗水、关于梦想与希望的故事:《去城里出人情》《说了句违心话》《回想当年上初中》《怀念一辆车》……

每日笔耕的习惯,让这位老者利用更多的时间“触类旁通”,学习书法、绘画等。如今,他不但成为省作家协会会员,还成为省书画研究会会员、市杂文学会会员。他还把曾经写过的大量新闻报道、杂文评论、散文随笔,出版成《九大干十吗》《喷发激情》等多部散文集、杂文集。

长发,背上小背包,脚上运动鞋——呵呵,她们同我一样,人在旅途。一位抬头看我,眼睛一眨,微微一笑,对着我晃晃手里的饼,并竖起了大拇指。哈!毫不犹豫地买了。面粉的香、葱花的香、胡萝卜丁的香、虾的香,交融汇聚,恰到好处,成为俘虏味蕾的利器。

第二天晨起,太阳打在对面的楼顶上,蓝色的天空布满淡淡的云。岸边停满了船只,椰树沿河而列,葱葱郁郁。绿浪之后,才是楼群,俄罗斯方块一样矗立着。南渡河安安静静,粼粼波光,像是将醒未醒时恬静的呼吸。

早餐基本是粉、抱罗粉。佐料有牛杂、牛腩、猪杂、海鲜。肉的分量比较足,单是猪肉就有猪肚、猪舌、猪肺、猪小肠,大块大块的,货真价实的富足模样。也有各种汤饭,清汤的、红汤的,悦目赏心。

坐在阿塔塔茶饮店前,喝一碗椰奶冰沙清补凉,看爽朗的阳光在外墙体多姿多彩的浮雕上游走,感受哥特式或巴洛克式建筑的异域风情。奶白色的汤汁里悬着许多果肉,一点点冰。一小勺入口,丰沛的凉意从牙齿凉到牙根,并顺势沿喉而下,沁心入肺。

女儿为我点了一杯鹧鸪茶,常温的,茶汤橙黄,茶叶静沉杯底。拧开盖子,茶香浓郁,有点桑叶的味道,又难以描述,不知和鹧鸪有什么关系。阿塔塔杂粮茶饮,据说是海南的地道美食,采用传统手工艺制作,口碑很好。

阳光下的骑楼老街,茶饮袅袅香着,三角梅艳艳开着。脚步在这里慢下来,心在这里静下来。

长。父亲就叫母亲多煮点饭,等学生家长来接时,孩子已经吃好了饭,父亲正在旁边辅导他们做作业。

父亲有时去学生家家访时,还背些东西下乡。有些不方便出行的老年人,可以顺便从他这里买油盐酱醋之类的生活用品。有时,他也应约给他们送些白糖、罐头。说起父亲,这些老人都称赞道:“他是个好人啊,不仅书教得好,为人处世也让人尊敬啊!”父亲听到这样的赞誉后总是摇头,他告诉我,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举手之劳,算不得什么。

父亲退休前,村民在小卖部赊购东西的钱还没付清。尽管这样,父亲从未抱怨过什么,只是默默地关了小卖部的门,把它贱卖给了当地的一位村民。还有些赊购东西的钱没收到,最后也不了了之。

一晃,父亲退休已有十九年了。前不久,我偶然路过他以前工作的地方。那所曾经充满琅琅书声的学校已经不复存在了,校舍被拆除,曾经熟悉的校园景象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宽阔的马路。那个曾经充满烟火气的小卖部,再也找不到任何踪迹……

站在那条宽阔的马路旁,我仿佛还能听见父亲和村民们在小卖部前的欢声笑语。虽然小卖部已经消失在岁月的长河中,但那份淳朴的情感和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桦墅沐歌

□南京吴月华

桦墅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古村落,坐落于射乌山脚下,毗邻周冲水库。因村里栽有许多桦树,故名“桦墅”。这里山水相依,天帽子山、陈山、庙山、龙王山合抱,风光旖旎;石佛庵遗迹、矿山铁路遗址相融其间,形成独特的城中乡、乡边城格局。桦墅村有着“国家森林乡村”“全国生态文化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称号。

桦墅村文化底蕴深厚,南宋抗金英雄秦桧祖居在这个古朴、宁静的村落。如今村里仍保留着秦氏当年的点将台、练兵场、状元井等遗迹。古老的石桥与斑驳的墙面,无声地讲述着曾经的故事。后羿乌山射日,美丽的神话让人感受到历史的庄重和神秘。

走进桦墅村,浓郁的田园风情扑面而来,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家家门前挂着鲜红的灯笼,展现着这里村民的热情好客。村庄道路两旁盛开着格桑花、百日菊,鸟语花香,沁人心脾。一株两百多岁的枫杨树立在村口中间,树冠枝繁叶茂,它脚踏泥土,手触苍穹,用最美的姿态欢迎四方宾客,村里的百姓称它“迎宾树”。

人们可在树荫下或长廊里小憩,走上蜿蜒曲折的木栈道,一股淡淡的清香扑鼻而来。栈道设于河塘中央,栈桥两侧的菖蒲开着金灿灿的花朵,让人陶醉其中。

沿石板小道拾级而上,登临群山环抱下的周冲水库。青山如黛,碧水澄清,水光潋滟,宛如一面明镜,捕捉周围的一切,烟雨之中更显水天一色。一群群鸟儿掠过沉静的水面,带起阵阵涟漪,好似呢喃细语。

桦墅学堂、农耕文化党建雕塑、党建引领特色主题雕塑群、民居外墙引人注目,回廊、木亭悬挂中式特色中华传统美德图文,彰显乡土文化精髓,人们在耳濡目染中感受传统文化、乡村建设的成就。

这里不仅有浓厚的古风,还有让人沉醉的农田景致,每到秋季,金黄色的稻田与白墙黛瓦的民居交相辉映,展示着自然的恩泽。站在稻田边,仿佛听到稻穗随风摇曳的声音,感受大自然的宁静与和谐。

桦墅村还藏着森林隧道,原江水泥厂的运料货车,整体车身设计潮流,邂逅飞驰而来的火车,斑驳的过去与现实交错,独具韵味。镜头中蜿蜒的线条、石子与泥土的纠缠、一眼望不到头的延伸,让人遐想的空间。

驻扎在这里的村民迈出了坚定创新的步伐,他们是最有创造力的画家,灰色、黄色、黑色的泥土就是颜料,他们尽情地挥洒辛勤的汗水,耕耘梦想,开出最绚烂的青春之花。

听秋

□河南封丘 张晓峰

总要有场瑟瑟的凉风,一场潇潇的夜雨,天地间陡然有了凉意,这才算跨入秋的门楣。

蝉声渐渐稀少,偶尔听到几声,也是有气无力的。没有了蝉声,天地间好像一下子安静下来了,虽然蝉声聒噪得人心神不宁,但一下子耳边清静起来,一时还是有些不适应。不必着急,秋雨很快就会踏着轻快的舞步叩响你的窗棂。

北方的秋天,不下几场连绵的雨是不会罢休的。秋雨不像春雨那样“犹抱琵琶半遮面”,总是让人浅尝辄止,难以尽兴;也不像夏雨那样“黑云压城城欲摧”,让人胆战心惊。秋雨,就像小夜曲,就像诗人的吟哦,就像山间的溪流,让人心静神宁。初秋到中秋的时候有风,但几乎听不到风声,人们只从微微的凉意里去感觉风。雨夜里,雨声和风声协奏,是最和谐的天籁之音。

秋天,是鸟儿最快乐的时节。果树的果实熟了,地里的庄稼熟了,小虫子的肚子吃得滚圆。民以食为天,鸟也是。北方的鸟,麻雀、斑鸠、乌鸦和野鸽子居多。它们的性子都是内敛的,跟北方的农民极像。它们在田野里飞来飞去,在树林里飞上飞下,在白天与黑夜飞逝。到处都是可口的美味,吃饱了、喝足了,看看四周没人,也放开嗓子叫几声。声音不大,“啾啾”“喳喳”“咕咕”,也并不动听,但极真实,极惬意,极放纵。天地是它们的舞台,也是它们的听众。也许还有人喜欢听吧,它们不介意,只是唱给自己听。

庄稼收割了,树叶落得差不多的时候,便是秋虫的天下。不过,要听秋虫的声音,你得到乡下,到田野里,到草丛间。蟋蟀和蝈蝈是最好的歌手,它们唱的是情歌,热烈而深沉,执着而缠绵。清风徐来,半轮秋月斜进窗帘,聆听着秋虫的私语,该是多么美好的境界呀。就在你心里腾起诗意,想要吟咏一番时,偏偏青蛙也来附庸风雅,“呜里哇啦”叫上一通,让那些小秋虫们马上集体失语。这时,你不会恼青蛙们搅了你的兴致,反而哑然失笑。秋夜是它们的,我们真不该掺和。

深秋的时候,风也不再优雅了。它们像是匆匆赶路的旅人,像是奔赴战场的队伍,一路驼铃,一路号角。那也是诗,羁旅诗、边塞诗。间或还有天上南归的雁阵,苍凉的鸣声穿云而来,提醒着人们:肃杀的寒冬马上就要来了,快把棉帽戴上,别把耳朵冻坏了,明年就听不到秋声了。

骑楼老街

□四川蓬安 王优

暮色中的骑楼老街,灯火辉煌。目之所及,尽是美食店;鼻之所嗅,全是诱人的香。人被气味抬着走,微粒一样悬浮于迷离的灯光中,尽情享受那氤氲香气的滋养。

走进海南老味道。来来往往的食客,有的速战速决,有的慢慢慢饮。配菜的、装盘的、传饭传菜的、收桌收碗的,各司其职,有条不紊。食客不断涌上来,吃饱喝足的陆续离开,但见人头攒动,只闻香气缭绕。点了招牌套餐,还要了个招牌清汤牛腩粉,端上来一大碗,特别是牛腩有几大块,非常壮硕,十几元钱,感觉超值,味道也不错。只是不是老家常吃的米粉,而是韭菜叶子那样的面条。在老家,粉是粉,面是面。

吃饱喝足下楼来。街上到处都是卖椰子的。青椰八元、黄金椰十三元,都是老大一个。付了款,卖椰子的小伙子砍下一个,横放于地上的圆木板上,“嚓嚓”几刀,一头削平,另一头横砍几刀,递过来,“自己桌上拿吸管。”赶紧伸手去接,呀!沉甸甸的。插了吸管,啜一口正宗的椰汁,滋味清甜,解暑解渴。青椰味淡一点,黄金椰甜味更浓。夜风吹拂,灯火辉煌,人流熙熙。

街道两边尽是小桌子胶凳子,游人走累了、看好了,挑个地方一坐,吃的喝的立即摆上来。仿佛院里乘凉,有人光着膀子,有人跷着腿子。

烤饼摊前,女人忙碌着,烤熟的饼一字儿排列,焦黄的饼上嵌了三只虾,油汪汪香喷喷的。摊前有个横幅:骑楼老街炸虾饼。“海南的特色小吃哦!”女儿说,“要不要来一个?”正犹豫着,看到旁边桌上两位妇人边吃虾饼边聊天,长裙

父亲的小卖部

□贵州遵义 赵任华

父亲工作的学校坐落在大山脚下,在大山的另一侧,高山起伏连绵,没有尽头。

父亲还未退休时,请人在学校围墙外用砖砌了两间小屋。一间作为厨房兼客厅,另一间则开了个小卖部,出售一些针头线脑、白酒啤酒以及孩子们喜欢吃的零食。

小卖部的常客主要是周边的村民,他们经常选择赊账购物。赊账金额超过小卖部微薄的利润是常事,导致经营困难。尽管如此,小卖部依然勉强维持着,为村民提供了一份便利,也为我的母亲提供了一份工作,让她有了一些生活的寄托和希望。

黄昏时分,寨子上的人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在小卖部。父亲总是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母亲搬出桌椅,泡好苦丁茶。大家在这里放下一天的辛劳,围坐在一起,聊家常琐事,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无论是田间地头的劳作,还是市场上的买卖、孩子们的学习情况,都会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

有一年夏季,雨下个不停,冲毁了公路,父亲便在周末翻山越岭去镇上批发电池、蜡烛、食盐等生活必需品。我当时很不理解他为何要如此辛苦,他并没有解释。后来,许多村民过来购买这些必需品时,言语中充满感激:“天天下雨,路都毁了,我们忙着减少庄稼的损失,没时间上街,幸好能在这里买到东西。”

天气不好的时候,一些学生就在小卖部等家